

郑克鲁 主编

假 情 妇

法国文学译丛〔1〕

责任编辑：侯 洪
封面设计：许大成
艺术设计：吴向鸣

假 情 妇〔法国文学译丛1〕郑克鲁主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9.125插页4字数441千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书号：10374·208 定价：3.68 元

编者的话

在世界文苑中，法国文学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从中世纪直至今日，每个时代法国文学都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作品，真是群星璀璨，争相辉映。以往我国对法国文学的介绍已做了许多工作，但仍然有大量出色的作品尚未翻译过来，我国读者远未能窥见法国文学的全豹。本丛书的宗旨是，进一步译介法国优秀文学作品，以弥补这个缺陷，满足广大读者需要，既为中法文化交流添砖加瓦，又为繁荣我国文艺作出应有贡献。译丛每本将刊载：

- 一部长篇小说；
- 一部至数部中篇小说；
- 短篇小说；
- 诗歌、散文和短剧；
- 有价值的文评及资料。

本丛书偏重介绍二十世纪文学，但是对十九世纪的作品也不偏废，凡是思想性艺术性皆属上乘的作品都在发表之列。丛书的对象主要是青年读者，着重考虑他们的要求，刊出适合

他们阅读，为他们所喜爱的佳作，同时也兼顾专业工作者，使他们能看到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这是一套雅俗共赏，选材自成一格的丛书。

目 录

- 一 假情妇(中篇小说) 巴尔扎克 著
龚达明 译 1
一个波兰贵族暗中爱上了自己朋友的妻子，全仗他理财有方，才使这对夫妻不致破产；为了避嫌，他找了一个女戏子作“情妇”；他精心看护患了重病的朋友；最后，他表示要回国任职。可是他却偷偷留在巴黎，暗中保护他的意中人……这是一曲爱情的颂歌。
- 二 冈日俱爵夫人(短篇小说)大仲马 著
王振孙 译 65
历史上著名的惨案之一，经大仲马绘声绘色的描绘，显得格外吸引人。
- 三 和谐一体的世界(短篇小说)罗布莱斯 著
邹义光 译 93
一个拳击手拾到一笔抢来的钱，内心矛盾不已，以致在比赛时产生幻象，败下阵来。心理刻画丝丝入扣。
- 四 勺背(短篇小说) 格雷尼埃 著
邵元洲 译 109
- 五 窃贼(短篇小说) 高莱特 著
白小华 译 117

六 泰雅体验角色 (短篇小说) 塞斯布隆 著

张孝国 译 123

七 铤而走险 (长篇小说) 巴 赞 著

时 波 译 138

在巴黎，一个法官的儿子屡次作案，因偷走了自己父亲的汽车，不巧出了车祸。法官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把儿子送进了疯人院。这个青年从此开始了非人的生活，他千方百计要逃离疯人院，竟然无法摆脱囹圄，最后摔伤身残，抑郁而死。小说表达了作者深沉的悲愤之情。

八 纪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专辑 441

1885年5月22日法国大文豪雨果溘然长逝。作为法国最重要的诗人，雨果留下了灿烂多采的诗篇，现选译十五首诗作，以示纪念。并选译介绍雨果早期创作活动和晚年生活以及逝世时举行国葬盛况的文章两篇。

牛 鸣 (外二首) 闻家驷 译 441

艺术和人民 (外一首) 金志平 译 448

月 光 (外三首) 程增厚 译 453

口 占 (外二首) 沈宝基 译 459

《凶年集》诗二首 徐知免 译 462

啊，我的情书 张保庆 译 466

维克多·雨果 大仲马 著

郑克鲁 译 468

年迈的俄尔菲：维克多·雨果

罗曼·罗兰 著 蔡烨 译 513

九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 布吕奈尔 等著

郑克鲁 罗国祥 杨海燕 红雪 刘英 译 530

本书系近年来法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材料翔实，立论持重，详略得当，叙述清楚，可供我国读者参考。

十 1984年法国主要文学奖获奖作品简介

徐玉成 编译 599

一、假情妇

巴尔扎克 著

龚达明 译

福中之谜

一八三五年九月，圣·日耳曼区最富有的继承人之一，杜·茹弗尔侯爵的独生女儿杜·茹弗尔小姐，嫁给了一位逃亡出来的波兰青年亚当·米其拉·拉琴斯基伯爵。

为了省去读者读重读辅音的麻烦，请允许我在拼写姓氏的时候怎么发音就怎么写；重读辅音是斯拉夫语言保护为数不多的元音的措施，为的是不使它们丢失消亡。

杜·茹弗尔侯爵几乎挥霍掉了他家全部的财富。他早年多亏了这笔财富才得以和德·龙格若勒家的一位小姐结婚的。因此，现在克列蒙丁·杜·茹弗尔小姐在母系方面的亲戚，有舅舅德·龙格若勒侯爵和姨妈德·赛里齐太太。她在父系方面的亲戚，有一位个性古怪的叔叔杜·茹弗尔骑士。杜·茹弗尔叔叔排行最小，是在做土地房产买卖中发财致富的老光棍。德·龙格若勒侯爵不幸在霍乱猖獗的年头失去了两个孩子，而德·赛里齐太太的独根，一个有锦绣前程的青年军官，在非洲马克

塔事件^①中丧生。如今一些巨家富室处在两种危险之中：如果孩子太多，孩子一辈便可能穷困潦倒；如果孩子只有一个两个，则这些家族有可能香火断灭，后继无人。这是《民法典》的奇异效果，是拿破仑始料所未及的^②。这真叫命运逗弄人，所以尽管杜·茹弗尔侯爵迷恋一位千娇百媚的巴黎女伶弗洛丽纳，为了她挥金如土，弄得倾家荡产，克列蒙丁还是享受到一注丰厚的陪嫁：新王朝最干练的外交家之一德·龙格若勒侯爵，他的妹妹德·赛里齐太太和杜·茹弗尔骑士商定，为了他们外甥女和侄女的利益，他们许诺等到她结婚的时候，每人赠送一万法郎的年金，以使这笔财产不落入侯爵鹰爪般的手中。

这位波兰人尽管是难民^③，法国政府却绝对用不着为他破费一个子儿，这一点是完全不必要说的。亚当伯爵出生于波兰最悠久、最出名的阀阅世家之一；这个世家与德国大部分王公贵族，与沙比叶哈、拉吉维尔、泽乌斯基、查多里斯基、勒津斯基、雅布洛诺斯基、罗泊米斯基等家族，总而言之，与芬兰民族后裔中所有名门望族有姻亲关系。只是徽章学的知识不是识别路易·菲里普治下的法国的学问；这种贵族头衔不能成为向那时雄踞宝座的资产阶级引荐的资本。再则，亚当于一八三三年在弗拉加斯底咖啡馆，在意大利歌剧院路，在跑马总会露脸的时候，过着一种在政治上无任何发迹希望、染有种种恶习、沉缅于酒色享乐的年轻人的生活。大众把他当成大学生。由于政府

① 玛克塔事件：玛克塔是阿尔及利亚西部沼泽地区。1835年6月及12月，当地人民在此地区对法国殖民军队进行武装反抗。

② 其实这是拿破仑的有意安排。

③ 在法国1830年7月革命鼓舞下，波兰于同年11月举行反抗沙俄占领的起义。失败之后，参加起义的平民、军人和贵族知识分子大都逃亡法国，当时法国政府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对穷困的流亡者发给一定的生活费。

那种令人发指的报复的结果，波兰国籍那时已经被弄得十分低贱，犹如过去共和派的人拚命要把它抬高那样。“运动”与“抵抗”^①——这两个字眼到三十年后将会解释不清——之间奇怪的拉锯斗争，把一个本来是庄严的事物，即一个被征服的民族的名称，变成了玩物。这个被征服的民族受到过法国募捐资助，歌舞款待；但也是这个民族，早先当欧洲与法国发生战争的时候，于一七九六年向法国贡献过六千人，并且都是何等样的人啊！请你不要从这儿推论说我想谴责尼古拉皇帝吞并波兰，或者责怪波兰反对尼古拉皇帝。把政治上的争端塞进应是娱乐大众的故事里，首先将是一件相当不明智的事情；再者俄国与波兰都有道理，一个想维护帝国的统一，一个想重新获得自由。顺便说一说，其实波兰能够仿照把鞑靼人汉化，并将把英国人汉化的中国人，可以不是用武力，而是靠风俗文明的影响来征服俄国。必须这样希望的。波兰应该把俄国同化：波尼亚托夫斯基^②曾在帝国最激进的地区试验过这种办法。不过这位国王由于连他本人可能对自己都不太了然，别人就更对他莫名其妙了。在一次全巴黎要求援救波兰的示威期间，关于可怜的波兰人，有人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这叫那些巴黎人怎么不憎恨波兰人呢？他们故意把波兰人看成共和派的盟友，闭眼不看波兰是一个贵族共和国，从此，布尔乔亚对几天前还奉作神明的波兰人投以白眼，轻蔑至极。在任何朝代，巴黎人的意见总是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里应当这样提一笔巴黎舆论的反复无常，是为了说清楚，至一八三五

① “运动”与“抵抗”，即法国历史上的运动派与抵抗派。

② 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这里应指斯达尼斯拉·奥古斯都·波尼亚托夫斯基。他于1764年成为波兰贵族共和国的国王，对沙皇卡捷琳娜二世及其政策俯首贴耳。

年，“波兰人”这个词在自以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最彬彬有礼，处于光华中心，生活在握文学艺术权杖的城市中的人们的心目中，是如何变成一个令人难堪的形容词的。唉，说实在的，波兰的难民也有两种：有小莱斯威尔那样的波兰共和派，也有以查多里斯基大公为首的波兰贵族。这两种波兰人犹如水火互不相容，为什么要憎恨他们呢？这样的分裂不是在所有的难民——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民族，流亡什么角落——中都很突出吗？他们带着国籍，也带着敌对情绪。在布鲁塞尔侨居着两名法国教士，互相夙怨很深，问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究竟为什么，他便骂他的难兄弟是“冉森教派”的教徒。即使但丁，他也可能在流放期间想刺杀一个白党的敌手。那里边就隐藏着这个可敬的亚当·查多里斯受基到法国激进分子攻击的理由和一部分波兰难民受开小店的凯撒和持营业执照的亚历山大们瞧不起的理由。在一八三四年，亚当·米其拉·拉琴斯基也这样遭到巴黎的冷嘲热讽。

“他虽然是波兰人，倒还和气。”拉斯蒂涅评论他说。

“所有这些波兰人都自称是大老爷”，玛克辛·德·特拉叶说，“不过这个人付了赌债；我如今开始相信他曾经真有过地产。”

我不愿意侮辱难民，然而指出这一点还是允许的，就是他们那种萨玛特人性格中的轻率、缺乏远虑和坚韧不拔的恒心招致了巴黎人的疵议；不过话说回来，巴黎人民在类似的遭际中一定酷肖波兰人。革命期间受到波兰贵族如此大力救援的法国贵族，在一八三二年波兰进行强制外迁^①的时候没有做到礼尚

^① 指波兰1830年11月起义于次年9月失败后，沙俄对波兰(包括贵族)进行的清洗和放逐。

往来。让我们鼓起一点勇气，内疚地坦白承认，圣·日尔曼区还欠着波兰的这一份情呢！

亚当伯爵是富还是穷？他会是一个冒险家吗？这些问题很久都解不开。恪守训令的外交界沙龙仿效把波兰难民和放逐者视作行尸的尼古拉皇帝，缄默不言。杜伊勒里宫以及大部分从外交界的沙龙学到处事信条的沙龙，都骇人地显示出睿智天纵的政治品质。在那里大家都不愿意招呼一个在他们过去被逐出法国，流亡外邦期间一同抽过雪茄的俄国王公，因为他看上去是受了尼古拉皇帝的贬斥的。出身显贵的波兰人，在谨慎小心的宫廷和外交界之间碰壁，只好孤寂地过着圣经中描述的被放逐的犹太人在巴比伦河畔所过的凄苦生活，到一些对所有的舆论不偏不倚的沙龙走走。在巴黎这样各个阶层都充斥着娱乐的花花世界里，波兰人浑浑噩噩的脾性使他们觉得有双倍的理由过年轻男子的放荡生活。末了我们得说一下，亚当的模样长相与他的仪态风采正相反。两个波兰男子犹如两个英国女郎。一个英国女郎要不是姿色绝佳，便是可怕地丑陋。亚当伯爵就属于后者。他一副小小的脸盘，说话声调尖厉，好象在螺盘里绞压过似的。短短的鼻子，金栗色的头发，赭色的髭须和胡须，特别是他那矮小的、瘦骨伶仃的身子，以及一双浑黄污秽，因维吉尔^①的诗句而出名的斜着瞅人的眼睛，使他活象一匹母山羊。有如此种种不利条件，他怎么还能够举止风度翩翩，话语悦耳有味呢？问题的答案在这儿，一是靠他的大家公子的服饰穿戴；二是多亏了出身拉吉维尔家族的母亲的教育和熏陶。如果说他的勇气一直达到敢于冒险的程度，他的思想却压根儿就没有高过巴黎人聊天中一闪而过，但是相当常见的插

^① 维吉尔 (Virgile, 公元前70—19), 罗马诗人。

科打诨，不过在一般摩登青年中倒少有比他高出一头的人。如今上流社会对诸如马呀，收入呀，税捐呀，议员呀等等唠叨太多，以至于法国人的交谈与从前一样平庸浅淡。要使思想丰富，这需要有闲功夫，还需要有地位上的不平等。论到谈天说地的瞎扯，彼得堡和维也纳或许要比巴黎强。地位平等的人不需要精雕细刻地琢磨用词，相互之间可以粗劣地照葫芦画瓢。因此，在轻浮浅薄，说话东拉西扯，信口开河的大学生身上，一般好嘲弄人的巴黎人发现不出贵族老爷的影子，何况亚当刚刚躲过大劫大难，离开了其家族在那里无人不晓的国度，认为可以自在地过一阵荒唐快活的日子而不会冒名誉扫地的危险，就更发狂似的寻欢作乐。

一八三四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亚当在贝比尼埃路买下一座宅邸。六个月之后，那气派料理得足以和巴黎最豪富的人家相匹敌。正当拉琴斯基开始受人刮目相看的时候，意大利人认识了克列蒙丁，并且是一见钟情。一年之后举行了婚礼。一片颂扬声是由德·埃斯巴太太的沙龙领的头。膝下有千金的太太们过迟地打探到，自公元九百年起，拉琴斯基谱系已经是北方显赫鼎盛的大姓之一了。在起义^①期间，青年伯爵的母亲为防备日后波兰人受到作难，把财产典押给两家犹太当号，把所得的巨款转到法国。亚当·拉琴斯基伯爵每年有八万法郎收益。这样，大家自然不再对德·赛里齐太太、老外交家龙格若勒和杜·茹弗尔骑士的“轻率”感到惊讶；按照许多沙龙先前的议论，德·赛里齐太太他们是由于“轻率”而向外甥女或侄女的爱情让步的。人们总是这样从这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八三六年冬天，亚当伯爵十分走红，克列蒙丁·拉琴斯卡也成了

① 指1830—1831年波兰反抗沙俄占领的起义。

巴黎的大明星之一。拉琴斯卡加入了少妇们组成的迷人的小团体，在这个小团体中，和那些暴发户、资产者、新政实行人格不入的德·莱斯托拉德太太，德·鲍顿杜埃太太，玛丽、德·旺德奈斯，杜·盖尼克太太以及德·莫弗利纽丝太太等巴黎名花在吐华喷香。

为了确定比现时最爱贬抑的人所能相信还要少的，高洁无比的行为产生的环境，如此一段开场白是必须有的；这种高洁无比的行为象美妙的珍珠，是精神烦乱和肉体苦痛的结晶，它们深藏在粗糙坚硬的蚌壳里，最后湮没在永远激撞鼓荡的，被叫作世界、世纪、巴黎、伦敦、彼得堡，或者别的什么名称的波涛、大海和漩涡之中！

如果说建筑是风俗习惯的表现这个真理受到过证明的话，一八三〇年起义以来在奥尔良家族治下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在法国，财富收缩了，我们父辈的雄伟壮观的宅第不断地被破坏、拆毁，而代之以法朗斯泰式建筑，在这种法朗斯泰式建筑中，往往有七月^①的法国，贵族院议员住在发了财的江湖医生上面的四层楼里。不同的风格、式样杂然相混。在艺术创造领域中，因为既没有宫廷，也没有贵族出来扣丝定调，所以连一件浑然一体的作品都找不出来。就建筑而言，它却从来没有发现过那么多经济的手段，把房舍建造得仿佛又道地又结实，它也从来没有施展过那么多的办法，发挥过那么大的天才，在结构布局上巧加安排。你把已经拆毁的旧宅邸的小花园交给一位艺术家，他能给你造出装饰得一应俱全的小卢浮宫；有院子，有马厩，而且，倘若要求一下，还有小花园。在内部，他给你分出许多厅、堂、居室和过道，又极善于迷惑你的眼睛，使你感

① 指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

到称心如意。他甚至能在从前大法官府的面包房大小的一片地上，造一幢间数极多的公馆，让一位公爵合家人住进去都可以活动裕如。

贝比尼埃路上拉琴斯卡伯爵夫人的住屋便属于这一类时髦作品。它座落在院子和花园之间。院子里，右边那一溜杂用小平房，对应着右边的停车场和马厩。门房设在两座进出车马的令人瞩目的大门中间。这座公馆的豪华富丽，还在于有一个与底层的客厅紧相衔接的趣味高雅的暖房；令人叹赏的若干小会客间也罗列在底层。这座精巧的琼楼玉宇，是由一个被从英国赶出来的慈善家兴造的，他还配建了暖房，设计了花园，油漆了大门，把杂用小平房的墙粉刷成砖状，给窗户漆上了绿色，做到比例匀称、和谐，实现了建造与乔治第四在布莱顿的行宫相媲美的官邸的梦想。出手快、技艺精、想象力丰富的巴黎工人给他的门窗雕了花。艺匠们把中世纪宫殿和威尼斯宫殿的天花板款式也搬来了；还使用许多石板做成外墙的贴面。爱尔索埃特^①和克拉曼装饰门楣和壁炉，希奈在天花板上画了美妙的图案。楼梯颜色洁白，犹如女子的素手，蔚为奇观，可以与洛特希德^②公馆争高低。由于社会动荡，这么一个小乐园的价钱竟没有超过一万一千法郎。对一个英国佬来说，这简直是白给。这座被人们说成王侯般——其实他们对真正的王侯已经一无所知——豪华富丽的府第，壅塞在先前一个大商人家的花园里；这个商人是革命时期的克累助斯^③，但是经不住交易所翻云复

① 爱尔索埃特 (Elshoët)、及后文的克拉曼 (Klagmann)、希奈 (Shinner) 都是当时的著名雕塑艺术家、画家或金银器匠。

② 洛特希德 (Rothschild, 1743—1812) 犹太银行家。

③ 克累助斯 (Crésus)，存在于公元前546年以前，领有小亚细亚大片土地的吕底亚国的最后一个国王，以豪富著称。

雨的折腾，破了产，死在布鲁塞尔。那个英国慈善家则生了“巴黎病”死在巴黎，因为巴黎对不少人来说是一种疾病，有时甚至是几种疾病的并发症。他的遗孀，一个监理会教徒，对这座豪华的玲珑建筑有极大的惶恐感。原来，这位慈善家是一个鸦片贩子。这位贞洁的孀妇在骚乱和动荡威胁平静生活的时候，叫人把这份名声不好的房产脱手卖出，不论价钱。亚当伯爵便抓住了这个良机。其中实在的情形，你们将在读过下文之后知道，因为在他那些大贵族的习惯中，没有任何不如人家的地方啊！

在这座墙面粉刷得犹如西瓜纹路的石头房子后面，是一个绿天鹅绒般的英国式草坪，远离房子的部分由一片优雅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树丛荫庇着；装着不发声的铃铛和金黄色蛋形饰物的中国式亭子从树丛中翼然而出。暖房和它那些新奇的附属建筑掩住了南边的围墙。攀援植物盖住了正对暖房的那段围墙，又爬上用横杆连着的绿色柱子，简直成了一座牌楼。这块草坪，这个花的世界，这些铺沙的园中幽径，这个森林的缩影，这些高高的绿色帷幙，就在二十五贝什^①的天地内展开，如今能值到四十万法郎，抵得上一座直正的森林！在巴黎，这儿是闹中取静，乌鹊、夜莺、莺鸟、秀眼鸟和许多麻雀在婉鸣清啼。暖房是一个巨大的盆景室，空气中花香馥郁，冬日在里边散步，只觉得它好象透发着炎夏的气息。能随意调节出热带的、中国的、意大利的氛围的一套系统，巧妙地躲过了人们的眼睛。流通沸水，循环蒸汽的管子，或者其他什么散热体都用土裹藏着，看上去仿佛是用有生命的鲜花编结的彩绳。小客厅很宽敞。在一块窄小的地皮上，这位称作“建筑学”的巴黎仙

^① 贝什 (Perche) 旧时法国的土地面积单位，大小各地不一，大约在 34—52 平方米之间。

女的神通使一切变得很开阔。伯爵躡事增华，把重新装璜宅第的事交给一位艺术家，年轻的伯爵夫人的小客厅便是这位艺术家的惹人喜爱的得意之作。要找瑕疵简直不可能，漂亮的小玩意太多了！在许多中国出产的女用细器中，真叫你不知投爱于哪一件好；在这些制作一件便要消磨掉两个中国家庭的女用细器上，你看得见象牙上刻出的万千个奇形怪状的人像。还有金丝脚的黄玉爵，令人想起飞翔的鸟群的玛赛克拚画，象是经希奈之手复制的荷兰画幅，仿佛由轻易不画自己构思的天使的斯坦勃克所构思的天使，受到债主追逼（一些阿拉伯神话由此可能得到真正的解释）的天才雕刻出来的小塑像，第一流艺术家的精妙绝伦的草稿，正面嵌板与奇幻的印度绸相间排列，而与护壁板相得益彰的凸顶衣箱，从绘着一幅热闹的围猎图的黑橡木门楣下翻卷出金黄色波澜的门帷，就是给蓬巴杜夫人^①使用也当之无愧的家俱，波斯地毯，等等举不胜举。而且最后还锦上添花，透过花纱窗帘的柔和微光投射在这些珍奇陈设上，显得格外迷人。在靠墙半圆桌上的许多古董中间，混着一条由弗沃小姐^②雕刻了把手花纹的马鞭，说明伯爵夫人喜欢驰马。这就是一八三七年的贵妇客厅，种种娱乐眼睛的物品一股脑儿陈列出来，好象世上最爱动荡，也最为动荡的社会如今到了百无聊赖的边缘。为什么人们内心空虚，毫无促人幻想，使人安谧的东西呢？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人人都觉得朝不保夕，对明天没有把握，个个活象生活的租借人，猴急地抓紧享乐机会。

一天早上，克列蒙丁在长躺椅上玉体横陈，脸上显出沉思

① 蓬巴杜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

② 弗沃小姐 (Fauveau, 1799—1886)，女雕塑家，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其父母为法国人。